

【在人间】

表哥家的小黄

□林丹

小黄是一条狗，一条忧郁的狗，眼眶经常湿漉漉的，闪着晶莹的亮光，像随时要淌下眼泪来似的。

它常站在表哥家附近的土丘上，默默地像个老人一样注视着坡下匆匆走过的行人。旁边耸着几座立着石碑的坟茔，上面开着几朵暗红色的蓖麻子花，耷拉着几簇沉甸甸的狗尾巴草。

每每有异乡人从麻石街上走过，其他的狗此起彼伏地追着人家的屁股一阵狂吠，引得人家恼羞成怒地转过身来，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与狗紧张地对峙着。这时，非得有狗的主人疾步走出小木屋，大声呵斥住自己家的某条狗，异乡人才得以狼狈地心有不甘地脱身而去。

而小黄只是站在土丘上漠然地看着，从不参与它们的吠叫，沉默得像对面远处的青黝黝的无言的群山。一阵山风从田垅里倒灌过来，掠起它身上光滑柔顺的金黄色短毛，像吹开一朵朵毛绒绒的蒲公英，倒竖着似要挣脱它的身子而去。小黄的四条腿健美而颇长，逐渐褪为乳白色的绒毛一直到它的脚趾间。它将爪子牢牢地钉在土丘上，迎风而立，一动也不动。

有时，我挺怀疑小黄的倔犟不吠，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：不叫的狗，还能叫狗吗？可表哥笃定地讲，它就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狗，一条善解人意的狗。

也是，我每次去麻石街后搭着葡萄架的表哥家玩耍，人还没爬上那座小土坡，狗早已飞蹿出了葡萄架下，亲热地用鼻子直蹭我的



小手，湿漉漉的，麻酥酥的，害得我心里一阵怪痒痒。可小黄还没有完，嘴里呜呜地呢喃着，也不知它在说些什么，只是不吠叫罢了，挺着一个光滑金黄的脊背，奔跑到目前引路。一回头看我还没跟上，又迈着碎步蹿了回来，老实地紧贴着我的身子，摇晃着它那浅黄色的毛茸茸的尾巴，驯顺地跟着我往小木屋里走……

表哥是祖母家的亲戚，他的祖母与我的祖母是亲姐妹。表哥的出身成分不好，他爷爷解放前曾是地主。街上的小伙伴平时还好，嘻嘻哈哈地打闹，大家都相安无事。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了，他们辩不过表哥，便气急败坏、不管不顾地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义正词严地点着表哥的鼻子教训道：“地主崽，不老实！”表哥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瞬间像一个霜打的茄子，蔫蔫地低下了脑袋，领着两个弟弟往街后的自家木屋走去。

小黄在一边呜呜地低咽着，耳朵竖了起来，眼里噙着亮晶晶的泪水，蹬着四

足作势就要向对方扑过去。表哥低呼一声：“小黄，回来！”小黄的后腿直立着，趴伏着前腿，倒退着往回走，委屈得爪子在湿润的泥地上抓出两道深深的痕印来……

这种事发生得多了，被祖母知道了，祖母便去找这几户人家的大人讲理。村里的大人倒也淳朴善良，忙着向祖母讲好话，回头恶狠狠地叱骂起自己的孩子来。小伙伴们可在心里记了仇，一个个恨得牙痒痒，隔三岔五跑到土坡上去转悠，想着法儿地要整出些事来。小黄却似一尊守护神一样，一动不动地蹲在土坡上，两只耳朵警觉地竖立着，让小伙伴们垂头丧气地偃旗息鼓而去。

一日，我与表弟为了争抢表哥的一本小人书，两人在葡萄架下打得不可开交。小黄呜呜地兜着圈子，仰头望望这个的脑袋，又低头看看那个的脚丫，忧郁得不知该帮谁的忙才好。表哥放完牛回来，一看这硝烟弥漫的架势，赶紧将我们两个拉开，赌气地对我说：“以后你少来这里，免得两人打架。”

【浮世绘】

旧时光里的朋友圈

旧时没有电话、手机，远途联络仅靠书信电报，平日联系亲友，只要相隔不远，抽个空闲迈开腿便上路了。

我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二姨家。二姨住在城郊，是菜农，整天不是在菜地里忙碌就是在集市上卖菜，家里时常无人。但这个用不着担心，我和母亲刚进村口，就有热心村民上前告知，刚才打二姨家门口路过，发现二姨家锁着门。还不等母亲应声呢，又有几位村民闻声赶来，张罗着四处找二姨，有人跑去菜地，有人直奔集市，这些人一路找一路打听乡邻：“看到磊子娘没？她家来亲戚了。”用不了多久，二姨便得知了消息，急匆匆地赶回来了。

记得我六岁那年，母亲用小推车推着我去二姨家附近的县城大集上买东西，那时县城大集在大桥下的河滩里，摊挨摊，人挤人，母亲把小推车放在大桥边上，让我坐在小推车上等着她，并嘱咐我“看好车子”。我胆子小，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回来，便哭着从车子上溜下

来，顺着母亲进河滩的方向找她，边哭边喊：“娘，娘……”有摆摊的听到哭声，喊我过去，问：“谁家小孩走丢了？你哪个村的？”

我刚报上村名，便听到人群中有人高喊：“这小孩长得和磊子娘有点像，她妹妹不就是那个村子的吗？这个小孩肯定是她外甥。”几位卖菜的摊主拉住我让我坐在摊子里面等，说等不到我娘，就把我送二姨家去。那天，二姨先于母亲来了，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，她在菜园里干活呢，听二子媳妇赶集回来告诉她，卖菜的胖婶在集上捡到一个小孩，好像是她妹妹家的孩子。二姨听完就往集上跑。

旧时，村里总有闲人爱站在胡同口唠嗑，村庄少有事情能捂得住：谁家来了亲戚，谁家女儿或儿子相亲，谁家新女婿今儿上门了……他们瞧得一清二楚。

我小时候也爱在胡同口玩，瞅着有陌生人进了村子，便伙同一群小孩子跟在来人身后，直至人家进了大门，入了房门，还要把眼睛

贴在窗户玻璃上往里瞧。

有一回，有人给六姑说媒，相亲那天母亲陪同六姑去的。小孩子不让进屋，我便扒着窗户往里瞧。那位小伙子长得乌黑，穿了件不合身的白衬衣，还戴了块新手表。他和六姑都不说话，母亲问一句，他回一句，其间他抬了六次手腕，看了六次表。六姑回到家让母亲告诉介绍人，她相不中那人。母亲也说不合适。哥哥说，那人的手表肯定是借的，他都戴反了，还故意抬手腕显摆……一顿饭的工夫，男青年戴反了手表还抬了六次手腕的事儿便传遍了全村。

那时的年轻人最烦村里爱站胡同口的老太太小媳妇们，这些人虽然热心肠，但也爱打听事儿，不管谁从她眼前过，她都得说道说道。有一年，父亲的老同学老路打发儿子小路给我们家送来一袋苹果，小路是个闷葫芦，不爱出门，也不爱说话。他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我们家一次。那次他来送苹果，正好我们家没人，邻居李大爷家也锁着门，任

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：“地主崽，哪个想来啊？”可话刚一说出口，我马上就后悔了，胆怯地瞥了一眼如泥塑般呆杵在那里的表哥，无趣地、机械地挪动着自己的脚步，沮丧地走出了藤萝缠绕的葡萄架。

突然，我感觉手背上一阵毛茸茸的温热。低头一看，小黄正用嘴咬着我的衣角，使劲拽着往葡萄架那边拉。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，我知道自己闯大祸了，犯了表哥的大忌，便一把推开了小黄的脑袋。小黄猝不及防，顺势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站起来甩了甩脑门上的干草末，吐着淡红色的舌头，蹲踞在土坡上，喘着粗气，看一眼葡萄架下的表哥，再望一眼这边显得不知所措的我，突然仰起长长的脖颈，伸着尖尖的嘴巴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凄厉的石破天惊的吠叫——汪……悲怆而忧伤！我瞬间像被人施了法术一样傻傻地定在了那里，望着小黄的眼角滚下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……

多年后，我回老家扫墓，遇见久违的表哥，向他打探童年的小黄之后的去向。站在表叔家新修的红砖房前，已变得自信、乐观、豁达的表哥努了努嘴，用手一指土坡上荆棘丛后的茅草堆，欣慰地微微一笑：“你还记得它。它是老死的，也算是寿终正寝了……”我凝视着荆棘丛后的那座茅草堆，眼睛久久地没有挪开，仿佛看见那条重情重义的小黄狗，正迎风伫立在土坡上，身上倒竖起一络络金黄色的绒毛……

□马海霞

凭胡同口的老太太如何问他：“哪里来的？要到谁家？”他就是不吱声。一个人愣愣地进了胡同，见大门紧闭，把苹果误塞进李大爷家大门里，跨上自行车便走了。李大爷回来后看到苹果，四处打听谁送的，打听了半个村只得知来了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，咋问也不说话，可能是个哑巴。

半年后，父亲遇到了老路，才知道那袋苹果应该是送给我们家的，但事情过了那么久，苹果也早被李大爷一家消灭了，父亲便没和李大爷再提这事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李大爷想起当年那袋苹果，大概还在心里犯嘀咕：到底谁送他的，远方亲戚还是旧友路过？父亲依然不去点破，权当给李大爷留一个甜蜜的疑惑。

旧时没有网络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靠口口相传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朋友圈。虽然无法屏蔽掉某些人和事情而略显苦恼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正是这种隐藏不了的胡同传播，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些情义与温暖。